

与一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成员的对话

德雷默博士允许我们发布他与一位匿名人士（“C 先生”）的电子邮件交流，该匿名人士虽然是基督徒，但却是古老地球创造论者（OEC）。

编者按：本文由客座作者弗兰克·德雷默博士撰写，是他今年 5 月 24 日为“创世记解答”（AiG）网站撰写的文章（见“当我听到……”）的后续。德雷默博士拥有麻省理工学院（MIT）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自 12 年前“创世记解答”成立以来一直是该机构的朋友。他允许我们发布他与一位匿名人士（“C 先生”）的电子邮件交流内容。这位匿名人士虽是基督徒，但同时也是一位古老地球创造论者（OEC）。“创世记解答”仅对邮件内容进行了少量编辑。

在文章的结尾，您将读到迈克尔·J·奥德（Michael J. Oard）对 C 先生的论点的一些看法。迈克尔·J·奥德是 AiG 的兼职演讲者，也是我们事工的常客撰稿人。德雷默博士

我刚刚在 AiG 主页上读了您的文章“当我听到……”，我有一些评论和问题。

首先，我想说明我是一名基督徒，从小接受浸信会教义熏陶（信奉浸信会超过 35 年），并且坚信创造论。我是一名护教者，因此，我非常关心基督徒的想法、教导和宣扬。

我们可能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推测，我对进化论的大

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批评都赞同。例如，我不相信大规模的、能够改变生物体的宏观进化，尽管我并不否认物种内部存在简单的变异（例如犬种），也承认存在一些有限的物种形成（定义为生殖隔离）。

信不信由你，就我理解的传统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立场而言，我远没有他们那么相信进化论。例如，我不相信（像“创世记解答”（AiG）所认为的那样）熊猫与所有熊类拥有共同的祖先。[C先生引用了卡尔·维兰德的《峡谷与熊猫》，载于《创造》杂志第23卷第2期（2001年3月），第4页。]

我还想指出，我的朋友、亲戚以及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中，不乏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甚至包括像天文学家丹尼·R·福克纳博士这样知名的人物。此外，我还有好几位朋友在家教育孩子。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为了避免你们把我当成一个疯狂的无神论者，一心只想抨击基督教。

如果您还没猜到，我是一位“地球古老论”的创造论者。而且，像我这样持“地球古老论”观点的浸信会信徒绝非孤例……许多著名的浸信会牧师都是“地球古老论”的支持者。例如，您是否了解约翰·H·赛尔哈默（John H. Sailhamer）的诠释和观点？他是东南浸信会神学院旧约高级教授，也教授圣经希伯来语——一位才华横溢、备受尊敬的基督徒。约翰·安克伯格（John Ankerburg）曾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也是一

位“地球古老论”的支持者。其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查克·科尔森（Chuck Colson）、米勒德·埃里克森（Millard Erickson）、肯·马修斯（Ken Mathews）、伯纳德·拉姆（Bernard Ramm）等等。如需更完整的名单，请参阅“持‘地球古老论’观点的著名基督徒”（Notable Christians Open To An Old Earth Interpretation）。[原链接：http://www.reasons.org/resources/apologetics/notable_leaders/index.shtml。]

回到我的观点……我非常关注的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策略。如果你像我一样反对新达尔文主义，并希望看到它对我们教育机构的控制力减弱或至少有所松动——那么这些策略正在产生相反的效果。事实上，这些策略严重阻碍了将智能设计论，甚至是对进化论持批判态度的信息引入公立学校系统的努力。

如何做到？通过宣扬那些关于地球和宇宙年龄的、极易被驳斥的观点。科学家们用“创造论者”这个词来“抹黑”智能设计论的立场。他们最乐意看到的就是智能设计论运动被描绘成年轻地球运动。然后，他们就可以（错误地）声称智能设计论试图无视科学，并用某种特定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取而代之。

智能设计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反驳进化论的观点，又要尽量避免将宗教牵扯其中。他们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采取圣经立场，就会被斥为宗教。

智能设计论采用“楔子”策略（C 先生在此引用了维基百科的“楔子策略”条目）是有充分理由的。

与此同时，一些领先的年轻地球理论团体（如“创世记解答”）甚至公开批评智能设计论运动……例如：

但正如路易（AiG 副总裁）所称的，这类“妥协立场”并非仅限于间隙论的各种版本，间隙论允许在创世记 1:1 和 1:2 之间插入任意时长。最近对创世记的攻击，令 AiG 感到沮丧的是，福音派人士接受并推广的，正是智能设计论。

来源：《今日基督教》杂志，4 月 24 日当周文章

我发现，许多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对自己的信仰持保留态度，或者至少，那些诚实的人会承认他们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例如，福克纳博士曾告诉我，在年轻地球理论中，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尤其是在他的专业领域。事实上，他还告诉我，他甚至在理智上对古老地球持开放态度——但出于圣经的原因，他仍然坚持古老地球的理论。

你的文章似乎更加肆无忌惮……我希望你不要像“创世记解答”（AiG）那样走得太远。

例如，你是否同意将相信地球年龄古老的基督徒称为“属灵的淫乱者”？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

那么，这一切与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的历史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撒旦今天对教会也使用了同样的伎俩，因为许多基督教领袖为了迎合世俗而犯下了某种

形式的“属灵淫乱”，从而削弱了永生上帝圣言的权威。这是怎么回事呢？

阅读以下几位受人尊敬的基督教领袖的代表性语录，找出其中的共同点！

资料来源：《数百万年与“巴兰教义”》

你在论文中提到“地球年龄年轻的最有力论据之一是海洋中发现的盐分含量。” 如果这就是最好的证据，恕我直言，你需要好好解释一下。

例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可以反驳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时间线，而这仅仅与《圣经》和简单的常识有关：

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否认地质层及其所见证的时间线。他们声称地质层几乎完全由洪水沉积物构成。例如，这（据称）可以解释大峡谷的形成。

但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会有多层相互叠加，而且每一层都有自己的足迹？同样地，为什么多层都显示出明显的侵蚀痕迹——这证明它们在地表停留了很长时间。

此外，地层学上的问题绝不仅限于大峡谷之类的地质构造，年轻地球论本身也存在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这与方舟在洪水结束后的停泊地点有关。要知道，大多数基督徒（尤其是年轻地球论者）都相信方舟最终停泊在亚拉腊山上。

问题在于，亚拉腊山是一座火山，它横切了许多层沉积岩，而年轻地球论认为这些沉积岩是在大洪水时期

形成的。这些岩层确实被切割过——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些岩层是被火山推挤穿透的。这些岩层并非简单地沉积在山周围，也不可能沉积在现有山体的陡坡上。除了火山喷发穿透先前存在的岩层之外，还能用其他方式解释这些不断弯曲直至破裂的岩层呢？因此，非常直接的横切关系和其他地质现象告诉我们，这座山显然比它所切割的最年轻的岩层要年轻。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相信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上与年轻地球论从根本上是矛盾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年轻地球论的框架下，方舟停靠时亚拉腊山还不存在！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说：“也许方舟停靠在另一座山上，我听说圣经上说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上。”我的回答是，任何足以让方舟停靠的山，基本上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山脉要么会切割或变形许多先前存在的地层。

如何解释化石的“分拣”现象？它们并非由流体动力学分拣（较重或浮力较小的物体沉于底部）造成。事实上，流体动力学特征几乎相同的物种，却因数百万年的沉积作用而分隔开来。此外，现存最大的恐龙与最小的恐龙竟然出现在同一层——而且无论采用何种可识别的标准，所有恐龙的化石都远低于所有更近期的动物物种！如果这还不够，又该如何解释植物等物种不同部位的共存现象？它们的花粉和茎几乎总是出现在同一层。洪水如何能够对植物的花粉、茎甚至叶

片进行分拣，使它们最终总是共存于同一地质柱层中？更令人费解的是，金属人造物品并没有出现在最底部。显然，这些金属物体不可能全部被逃离洪水的人们带到高地；它们当然不会自己跑到高地或挣扎着在水中游动，而且它们下沉的速度会比任何生物都快——或者更合理的解释是……它们会直接沉在水底。与任何年轻地球假说都相反——这些金属物体位于地质柱的最顶端，几乎高于所有化石！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还有很多很多。而且，我至今还没见过哪个所谓的“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说法，在经过调查和正确理解之后，不是很容易变成“古老地球创造论”的有力证据。

再举个例子，你听说过 RATE 的最新研究成果吗？在 RATE II（顺便一提，这是个年轻地球创造论项目）中，他们做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承认。他们最初试图否认放射性衰变，现在却坦然承认已经发生了大量的放射性衰变——如果衰变速率恒定，那么衰变总量相当于数十亿年！他们还承认，如果仅仅加速衰变速率，就会产生过多的热量和辐射（见第 761-765 页）。他们还特别指出，陨石具有放射性特征，表明其年代久远，尽管它们甚至没有经历过诺亚洪水。

期待您的回复，

C 先生。

C 先生：

感谢您在“当我听到……”一文中回复我之前写给另一位老地球创造论者的信，以及您的评论和问题。您在个人简介中写道，您“信奉浸信会超过 35 年”，坚信创造论，是一位“护教者”，并且关心“基督徒的想法、教导和宣扬”。这些描述也适用于我，只不过我信奉浸信会已有 56 年，中间有十年时间我一度远离上帝，后来又重新回到信仰中，并尝试过其他教派几年。我们可能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推测，我对进化论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批评都赞同。例如，我不相信大规模的、能够改变生物体的宏观进化论，尽管我并不否认物种内部存在简单的变异（例如犬种），也承认存在一些有限的物种形成（定义为生殖隔离）。我同意。然而，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在创造论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你的信中列举了一系列针对年轻地球创造论（YEC）的科学挑战，却没有引用任何圣经依据。在我看来，你似乎更看重当前科学界对科学数据的解读，而非对圣经的正确诠释。至于我，我遵循马丁·路德的原则（哎呀，我不是浸信会教徒）：“唯独圣经！”也就是说，我的方法首先是运用公认的释经学规则，对创世记述及相关经文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圣经的真正含义。这为我构建了上帝在特定时期所行之事的框架，并（间接地）揭示了祂创造万物的时间。然后，我便“戴上”这副“眼镜”，去观察和解读相关的科学数据。

我相信上帝设计了语言并将其赋予人类。事实上，祂在创造人类之后就与人类交谈，而人类也理解了。因此，我相信上帝是伟大的沟通者。祂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祂是唯一的见证人，祂知道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即使是孩童也能理解。当然，祂无法完全理解所有细节和深意，因为它们无比深奥，但祂肯定能传达出故事的大致意思。

换句话说，我尝试用圣经来解读科学数据。相比之下，从你的信来看，你的方法似乎是先接受许多你显然非常尊重的现有科学教条，然后再寻找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来使其与这些教条相符。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你在圣经中哪里看到了哪怕一丝关于数百万/数十亿年的暗示？你又如何能推翻创世记 1-11 章中那些强烈的上下文和内容线索呢？呢？

或许您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满意答案，但我始终未能找到。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继续回答您的一些问题和评论。

我不认为（像 AiG 那样）熊猫与所有熊类拥有共同的祖先。

好的。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解读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创世记解答”（AiG）的辩护者，但我知道，当我们掌握的数据不完整且并非全知全能时，存在合理的解读差异——而且我们所有人都会犯错。

不，我当然不会“把你当成一个疯狂的无神论者，一心想抨击基督教”。我真正想问的是你对圣经和“科学”的优先顺序。是的，我推断你是一位东方基督教协会（OEC）的成员，而且我也知道许多杰出的基督教领袖们都是 OEC（开放教会领袖）。然而，请思考一下：在基督徒群体中——包括信徒、牧师、神学院教授、神学家等等——至少有十种模式被提出并推广为创世记 1 章作者的本意。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每种模式的信徒人数大致相等——具体数字并不重要。现在，任选两种模式。它们在实质内容上存在分歧。因此，没有两种模式能够同时成立。因此，至多只有一种模式是正确的，正如在许多实质内容不同的宗教中，至多只有一种是正确的一样。这意味着 90%甚至更多的模式（再次强调，具体百分比并不重要）都是错误的！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是错的！

因此，我对那些自称是“老地球创造论者”（OEC）的基督教领袖名单并不感冒。我同样可以列出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任和前任“年轻地球创造论者”（YEC）基督徒名单。真理并非由多数票决定（即使是基督教领袖中的多数票）。顺便一提，赛尔哈默的解释已被詹姆斯·B·乔丹彻底驳斥。

听到你的“主要观点”很有意思：你担心年轻地球创造论者“通过宣扬关于地球和宇宙年龄的那些很容易被驳斥的观点，严重阻碍了将智能设计论甚至对进化

论进入公立学校系统……通过宣扬关于地球和宇宙年龄的这些很容易被驳斥的观点。”回到我上面的观点，是的，戴上唯物主义的“眼镜”，将科学界的观点置于《创世记》1-11章的字面含义之上，似乎很容易接受数百万/数十亿年的说法，而反对则显得愚蠢。

事实无可争议

然而，我之前那封你回复过的信的重点是，如果戴上圣经的“眼镜”，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包括我自己）看到的却是年轻人，而主流观点则认为那是老年人。无论如何，数据本身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解读方式。可惜的是，在解读与年龄相关的数据时，老地球创造论者也和进化论者戴着同样的“眼镜”。更可惜的是，老地球创造论者没有关注到许多相信（有神论的）进化论的基督徒——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而不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

请理解，从年轻地球创造论者（YEC）的角度来看，正是其他地球创造论者（OEC）“严重损害”了他们让基督徒，进而让全世界认识到上帝话语真理的努力。显然，进化论者如此不顾一切地想要排除任何其他观点，以至于正如你所说，即便在思想市场上没有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他们也会将智能设计运动“描绘”成宗教运动。

在我看来，试图直接将“智能设计论，甚至是批判进化论的信息”引入（公立）学校系统，似乎注定徒劳。

相反，我们（目前）仍然可以在教会中传播真理。如果我们教导基督徒如何解读圣经（首先），以及如何透过上帝赐予我们的“眼镜”来解读科学数据（其次），那么基督徒就能从基层开始推翻公立学校的教条。也就是说，基督徒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可以将教科书中被忽略的真理带入学校。

东方基督教会不知不觉地与批评者和企图破坏上帝圣言的人结成了联盟。

但在过去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东方基督教协会(OECs)不断提出对《创世记》1-11章的重新诠释，从而阻碍了福音的传播。每一种诠释都缺乏依据，很容易被圣经驳倒。东方基督教协会在不知不觉中与那些批评和企图破坏上帝圣言的人沆瀣一气。这就是你所说的“严重危害”。而且，这种危害远大于进化论者将要造成的危害，即“（错误地）声称智能设计论试图无视科学，并用某种特定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取而代之”。

是的，我同意“智能设计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反驳进化论的观点，又要努力将宗教排除在外。”但即便没有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和智能设计论爱好者采取“圣经立场”，它也会被视为宗教而被驳斥。这是因为：（1）进化论者无法容忍任何竞争；（2）对于深受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来说，智能设计论看起来和闻起来都太像宗教信仰了。因此，即使没有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它也会被视为宗教而被驳斥。就连进化论者

也知道圣经中关于创造的论述！

此外，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要持守圣经的原则！而掌管后果、结出果实是神的责任。我们的职责是忠心。你引用了“Looy (AiG 副总裁)”的话：“……最近对《创世记》的攻击，令 AiG 感到沮丧的是，福音派人士接受并推广的，就是智能设计论。”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沮丧。就我个人而言，我欢迎将“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等概念进行科学形式化，并举例说明，以此作为推论智能设计者存在的依据。事实上，前 ICR 副总裁杜安·吉什博士几十年来一直通过他的“轰炸甲虫”图解来阐述这一点。而这个“切入点”能够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位设计者是谁？”这真是太好了。

然而，我认为卢伊试图阐明的关键在于，东方福音派信徒盲目追随智能设计论，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智能设计论者所接受甚至要求的数百万/数十亿年的时间跨度。正是这种漫长的年代与圣经的明确教导相悖。我同意你的观点，“诚实的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会承认他们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所有科学家都如此。老地球创造论者如此。进化论者也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如何启动一个宇宙呢？我们缺乏数据，也缺乏智慧！然而，这仍然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探索。最大的区别在于，年轻地球创造论者接受上帝定义的框架，并试图在这些参数范围内进行理解。我们相信，无论

我们发现什么，都将符合上帝对祂所做之事、所用时间以及所做之时的描述。

因此，是的，“很多……现象无法用年轻地球论（或古老地球论，或进化论）来解释。”但我相信，我们发现的越多，就越能印证年轻地球论。我想，这就是你认为我“大胆”之处吧。是的，我大胆地相信上帝，相信祂懂得如何与我们沟通。

您两次询问，想知道我是否同意“许多基督教领袖（东方基督教会）与世俗妥协，犯下了某种形式的‘属灵淫乱’，从而削弱了永生上帝圣言的权威”。我想我会简单地说，我们蒙召要“正确地解释”上帝而且，我至今还没见过哪个东方地球科学联盟（OEC）的《创世记》1-11章模型能被认为是“正确解读”了这部分经文。如果是我为了迎合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而忽略经文，或者曲解经文以迎合他们，那么一旦有人指出我的错误并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我一定会忏悔。

部分问题在于，许多人过于专注于自己的事工，以至于没有时间认真讨论创世记 1-11 章的基础，也没有时间确保我们所有人对这方面的理解都正确。相反，他们只能进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讨论，比如撰写书籍和文章，却从未与持不同意见者见面或交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基督徒群体算什么？即便在如此分裂的情况下，我们基督徒之间应当向世人展现的爱又在哪里呢？这实在令人悲哀，很可能也是上帝所憎恶的。

关于你提到的我们年轻地球创造论者需要解释很多问题的具体挑战，我之前已经同意，无论持何种立场，都需要解释很多东西。我只是觉得年轻地球创造论者无需对圣经进行解释，而且在科学解释方面，其数量与古老地球创造论和进化论大致相同。既然我把上帝和祂的话语放在首位，那么在我看来，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观点就远远优于其他两种观点，后者似乎只是为了迎合粉丝而存在。

我实在没有足够的篇幅，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解答你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有些问题对我来说在理论上仍然是个难题，但我认为我已经从圣经和科学的角度理解了许多问题。我无意冒犯你，但你的一些问题表明你对年轻地球创造论（YEC）的立场理解不足。因此，你的一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如果理解正确，它们实际上反而支持了年轻地球创造论的立场。此外，如果你真的是一位寻求真理的人，你可以在 www.AnswersInGenesis.org、www.icr.org 或其他一些优秀的网站上找到一些关于年轻地球创造论的很好的答案，但这需要一些时间去挖掘。

是的，我也“在理智上对地球古老持开放态度”。如果你能向我证明圣经明确教导地球已有数百万/数十亿年的历史，我会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但我可以向你证明，圣经明确教导的是几千年前发生的六日创造。如

果圣经既教导这一点，又教导地球已有数百万/数十亿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明显的矛盾需要解决。但我没有在圣经中找到任何关于地球已有数百万/数十亿年历史的教导，因此我将忠实地持守上帝对其所做之事及其时间的清晰描述。

我最想鼓励你们的是，首先要正确解读圣经，然后根据上帝对过去的描述来推导出科学的解释。

愿上帝保佑你寻求祂的真理。

弗兰克·德雷默

进一步反驳

Michael J. Oard 针对 C 先生信中提出的一些技术问题作出了如下回应：

看得出来，C 先生对地质学知之甚少，他基本上是靠他人的推测而非圣经的记载。他能一口气说出一些妥协者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妥协以及世人对起源的推测就是正确的。

关于海洋中的盐分，我们有很多强有力的论据支持洪水论（我和约翰·里德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此主题的书）。海洋中的盐分就是其中之一，奥斯汀和汉弗莱斯在一篇早期的国际基督教理事会（ICC）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据我所知，该论文至今尚未被反驳。

C 先生没有提供任何反驳盐论点的证据，就直接跳到地质层，特别是大峡谷的地质层。他显然不理解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观点。我们当中没有人否认地质层的

存在。他混淆了数据和解释——这是批评者常犯的错误。地质层是数据，我们接受它；而时间线则是基于对过去先入为主的假设而做出的解释。

我不明白他说的“多层足迹”是什么意思。地层中确实零星分布着一些足迹，有时甚至是垂直叠加的。我在我和约翰·里德合编的《坚如磐石的答案：圣经地质学常见问题解答》一书中，结合恐龙足迹的发现探讨过这个问题。洪水早期就可能出现足迹。而且，据我所知，大峡谷的足迹只出现在科科尼诺砂岩层中。然后他谈到了地层之间的“明显侵蚀”。实际上，这是反对均变论时间尺度的最有力论据之一。按照目前的侵蚀速度，1000 万年就能将整个北美洲侵蚀到海平面，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了侵蚀，以及山脉消融后侵蚀速度减缓等复杂因素，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 5000 万年。关键在于，如果所有时间都正确，那么大峡谷的地层中应该存在深邃的、被填满的峡谷，因为水平地层代表了假定的 3 亿年，而某些层之间缺失了大量的时间。然而，我们在大峡谷的地层之间几乎看不到侵蚀，这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层中也很常见。几乎所有的侵蚀都发生在所有地层沉积之后。这就是大峡谷形成的原因。我们在漂流之旅中看到了轻微的侵蚀[编者注：德雷默博士于 2005 年与迈克·奥德一起参加了 AiG 大峡谷漂流之旅]，主要发生在穆阿夫和红墙之间，也就是坦普尔比尤特组（在大峡谷中分布非常零散）。

了解情况的年轻地球创造论者都知道亚拉腊山是火山。实际上有两座山，大亚拉腊山和小亚拉腊山，这或许就是圣经中“亚拉腊山”一词的由来。无论如何，洪水时期火山活动十分频繁。据估计，地球地层中相当一部分直接来源于火山活动。那么，为什么在洪水第150天，方舟不能停靠在一座火山上呢？C先生假定火山活动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它们形成于洪水后期或洪水之后——的确，我相信很多火山活动确实如此。我怀疑C先生对火山与沉积层之间的关系了解甚少。此外，无论均变论者如何命名或赋予其年代，这些沉积层都可能形成于洪水早期。我在美国西部发现证据表明，新生代地层（均变论者认为这是最近的地质时期）大多形成于洪水后的第150天之前。因此，除非他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否则由于缺乏信息，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进一步解决。

至于化石的“分拣”，没错，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完全解释现存化石的分布。但仅仅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直接的答案，并不意味着大洪水没有起到作用。问题在于，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量巨大，而且，没有人真正知道化石的真实分布情况。许多理论上呈垂直分布的化石，在地球上实际上是水平分布的，只是根据预先设定的均变论假设被简单地归类到不同的位置。C先生提到了流体动力学分拣，但化石记录的形成机制有很多，流体动力学分拣只是其中之

一（而且可能只是次要的）。为什么他不提及化石记录中的所有空白、活化石问题、异常化石、顺序错乱的化石、三叶虫眼睛的极端复杂性、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及其他反对均变论解释化石记录的论据呢？

关于 RATE 实验，他又一次把数据和解释混为一谈了。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一直相信放射性衰变；我们质疑的是他们的解释，而且很明显，测年方法背后有很多假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在地球年龄问题的所有方面中，测年方法的宣传可能比其他任何方面都多。RATE 实验的目的是试图找出这些有缺陷的测年方法为何会得出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的结论。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并且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地球过去确实发生过加速衰变。汉弗莱斯的锆石氦扩散实验为此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验支持。我希望 C 先生先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然后再试图反驳它。他关于热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只有在部分加速衰变发生在洪水时期的情况下才成立。正如我在 RATE 评论中所说，我认为这一切很可能都发生在创世之初。因此，在创造奇迹的过程中，上帝完全可以轻易应对高温和辐射，而且当时也没有生物会受到影响。至于陨石，它们很可能是最初创造的一部分，因此显示出加速放射性衰变的迹象。它们显然不是洪水形成的（当然，洪水期间陨石也会撞击地球，但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些，因为这些陨石早已被摧毁）。

我与丹尼·R·福克纳博士相当熟识。他对地球科学的看法可能与我相同，即许多现象尚未得到解释，主要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或者信息不足以给出合理的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地球创造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

有很多书声称要反驳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观点，但我通常发现这些书树立了稻草人谬误，甚至对年轻地球创造论的论点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无法反驳它们。C先生对地质学（以及可能对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总体观点）的理解实在太肤浅，我无法做出更详细的反驳。我希望他能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这些观点，而不是盲目接受如此多的世俗科学。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

賜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榮耀你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如果你已經做了這個禱告，願你知道，你並不孤單。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長。鼓勵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尋找一間合適的教會，與弟兄姐妹一同聚會、學習和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在信仰上需要幫助，歡迎隨時寫信與我們聯繫。我們願意傾聽，也願意與你一同前行。